

深圳人

你怎能假装从容

安之阳 / 著

城市假装从容，你还能假装欢呼？

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故乡
却有我们的主场

出版集团
出版社

Z247.57
2013512

阅 览

深圳人，

你怎能假装从容

安之阳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新华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人，你怎能假装从容/安之阳著.-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54-0284-1

I.深… II.安…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5001号

出版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庄禾屯)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38 000
版次	2011年12月第2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2次
书号	ISBN 978-7-5454-0284-1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引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9年2月1日，黄昏。深圳，西丽公墓。我站在肖清芳的墓碑面前，好像看到她笑语嫣然的样子。

两年前的7月，我和蔡敏把肖清芳安葬在这里，本来我们想在海边为她买块墓地，大鹏湾华侨公墓有深圳最好的海景，但在中国，有的时候死人比活人更讲究身份，普通人没有资格入殓华侨公墓，况且那时我们没有钱，肖清芳至死也没能够实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愿望。

死者长已，生者可歌。明天是初八，庞大的人群正从四面八方返回深圳，从老板手里接过100到1000不等的利是，准备开始新年第一天的工作，他们将重新进入深圳人特有的一种焦虑状态，直到心神交瘁、精疲力竭。

经济最熊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牛年，然而谁都明白，再好的口彩也不能阻挡周期规律。2009年，任何最坏的打算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滥觞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笼罩着这座城市，破产、失业、降职、减薪，从老板到员工，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焦躁不安，深圳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体验居然是一次共同的衰退预期。

在深圳，没人有兴趣继续谈“艳照门”，也没人有闲工夫关注索马里海盗和巴勒斯坦人的死活，“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说法甚嚣尘上，但理性到冷酷的深圳人不会相信那一套，他们跟全世界人民一起盯着奥巴马，希望这位美国新晋黑人总统在经济决策上有所作为，能改变“地球村”的噩运。

若干年前，我们带着美好的憧憬离开校园，来到这个拥有1300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海子笔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便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们曾经一度相信：“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故乡，却有我们的主场”。可是今天，你在这个城市过得还好吗？

墓园萧瑟而又平静，远处有孤鹜在飞，越飞越高，最后化为一个黑点，终于不可再见。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让我猝不及防，热泪盈眶。

>>目 录

CONTENTS

>VI/引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01/PART 1

- 002) | 印象深圳
- 004) | 大学新生
- 006) | 邂逅
- 007) | 社团纳新
- 009) | 乔迁新居

>011/PART 2

- 012) | 大雨西丽
- 014) | 街道口四大才子
- 016) | 朋友
- 019) | 暴利行业

>023/PART 3

- 024) | 活着
- 026) | 办公室
- 028) | 野蛮生长
- 030) | 性福指数调查
- 032) | 整合营销
- 034) | 甲方乙方
- 037) | 暗恋
- 039) | 70后与新新人类
- 043) | 派系
- 045) | 弘法寺
- 046) | 交锋
- 047) | 结庐

>051/PART 4

- 052) | 丛林深圳
- 053) | 暗战
- 056) | 耻辱的杀手
- 057) | 狗日的
- 059) | 冲突
- 061) | 潜规则
- 063) | 中国式生长
- 065) | 口角
- 066) | 国企面试
- 068) | 送礼
- 070) | 情人节前话“断臂”
- 071) | 情人节前夜

>075/PART 5

- 076) | 中国式国企
- 078) | 职业经理人
- 080) | 你是深圳人
- 081) | 病象报告
- 083) | 宿敌再现
- 085) | 见隙
- 087) | 青骑士剧社
- 089) | 社团联欢

>093/PART 6

- 094) | 关于未来
- 095) | 爱你经得起考研
- 097) | 汉旗顾问
- 099) | 同学不再少年
- 101) | 谈判
- 103) | 签约彩排
- 105) | 我们的侨胞向义群
- 108) | 千里索债

- 111) | 好友加盟
- 113) | 为男人的虚伪
- 115) | 小女人
- 117) | 选择性遗忘
- 118) | 金枝欲孽
- 120) | 大学的黄昏
- 122) | 妒忌与猜疑
- 123) | 中举后
- 125) | 人在旅途
- 127) | 公司开张
- 130) | 企业租值
- 131) | 时来运转
- 134) | 取经
- 136) | 情为何物
- 139) | 匿名公关
- 141) | 患难

> 145/PART 7

- 146) | 撞邪
- 150) | 剑客
- 153) | 剧变
- 155) | 公选课
- 157) | 汉正街
- 158) | 神经过敏
- 160) | 虚拟法庭
- 161) | 不恋爱联盟
- 162) | 佛曰放下
- 163) | 尊严
- 166) | 遗忘
- 167) | 幻灭
- 170) |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 172) | 心疼的感觉
- 173) | 姐妹情深
- 175) | 三月莺飞

176) | 古典式恋爱

177) | 无神论者

>181/PART 8

182) | 沉默

183) | 重生

185) | 众叛亲离

188) | 北伐

190) | 我来了，我见到了

192) | 别忘了我爱你

193) | 请君入瓮

195) | 你是谁？

>197/PART 9

198) | 深圳女人

200) | 蝉变

202) | 扩张

204) | 所谓伊人

206) | 我要务正业

>209/PART 10

210) | 日子

212) | 内子干政

214) | 戒毒

217) | 红颜知己

219) | 熟悉的陌生人

222) | 车祸

224) | 魂灵

226) | 忏悔

>229/PART 11

230) | 如果爱

- 232) | 善的伤害
- 233) | 研究生肄业
- 235) | 毕业生

> 237/PART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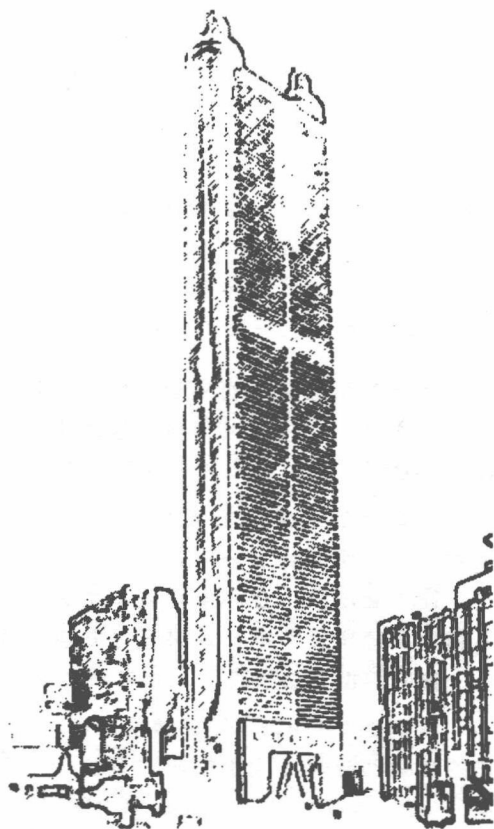
- 238) | 失明
- 240) | 化蝶
- 243) | 命运
- 244) | 活着的人
- 245) | 生死恋
- 247) | 伤逝
- 248) | 逝者的谎言
- 249) | 负疚

> 251/PART 13

- 252) | 兄弟
- 254) | 膨胀
- 255) | 时不我“代”
- 256) | 逝去的童年
- 259) | 大人物、小人物
- 261) | 玩火
- 262) | 多难兴邦

> 265/PART 14

- 266) | 爱恨都是深圳
- 267) | 最后的晚餐
- 269) | 伤别离
- 271) | 天问
- 272) | 晦明法师
- 274) | 再见，深圳！



PART 1

这几乎成了一个意象，此后多年，我总在梦中看见自己站在操场中央，太阳烤着大地，知了声此起彼伏，一个大眼睛的女孩从面前经过，她望了我一眼，很快走开了

印象深圳

我带着蔡敏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是2000年4月28日，我们要赶在五一长假前去工作单位完成面试。当天鲁明明到罗湖火车站举着牌子接到我，老同学见面分外眼红，两个人紧紧地握手，差点把膀子都扯脱臼了。

过马路的时候，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我忍不住大喊一声：“深圳，我来啦！”鲁明明嘘了一声说：“不要说话，不要东张西望，满大街都是硕士博士，让人看出来你是小本科就不怕丢人啊？”我想，他妈的，什么世道，过个马路也要硕士文凭啊？后来我才知道，罗湖火车站是中国小偷最大的集散地之一，鲁明明担心被贼盯上，故意那么说的。

我们坐上414路车返回鲁明明家，深圳巴士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司机开车的生猛和彪悍程度恐怕连F1霸主小舒马赫都要望而兴叹。我坐过传说中的武汉521路公交车，那一次司机中途猛踩刹车，我手里就多了一把名列十八般兵器谱之第四位的“戟”，那是车上原本焊接得固若金汤的铁扶手。

但武汉的公车跟深圳的巴士一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据蔡敏讲，当时她明显地感到了时空扭曲，觉得正在以宇宙第一速度飞离地球。堵车的时候小巴还可以爬上没有其车身宽的路上行走，半边轮子近乎悬空，这种非欧几何体验只有在畿米的漫画里才能找到。以至于后来去欢乐谷坐完矿车后我大为不屑，我说要找刺激为什么不花三块钱坐414去？

鲁明明住在下梅林，那是一幢破旧的苏式建筑，3米不到的直线距离外就是另外一栋八层的筒子楼。“鲁公馆”位于七楼，坐在客厅就可以看见隔壁楼同层人家阳台上琳琅满目的女式内衣内裤。鲁明明背着蔡敏悄悄地跟我说，对面住了三个女人，每天晚上12点才回来，轮流洗澡，从卧室的窗户里连毛都可以看得一

清二楚，有天晚上他同学徐大胖子半夜三更带了红外望远镜专程打的来偷窥。

鲁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又是一个学校，鲁明明在新闻系，我在政治系。大四一开始鲁明明就到深圳电视台新闻频道当了实习记者，经常扛着相机到处跑，隔三差五地会收到那些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的小红包，实习几个月已经财大气粗了。把行李放下不久他就请我们去“漓江又一轩”吃饭，还点了一条长着鸭嘴状长鳍的热带鱼，一顿饭花了200元。

那天晚上鲁明明把房子让给我们住，自己去找徐大胖子挤床睡了。直到毕业后搬家，我和蔡敏来深圳一直下榻在那里。蔡敏对鲁明明的邋遢颇为皱眉，她从小就有一点洁癖，每次跟我接吻都要检查是否吸了烟，吃没吃大蒜，但现在没办法，只好委屈一下了。当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多事，包括做爱。

第二天我们去各自的准单位面试，这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各自约定的时间。我先做了一套试题，印象最深刻的是为“奇强”牌老鼠药写一段广告。我只写了两句话：“好奇害死猫，奇强老鼠药”。结果这道题得了满分。若干年后我和蔡敏在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好奇害死猫》，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策划天才。

面试分两轮，先是人力资源的胡总监跟我谈话，他对我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口才非常满意，我是他们公司招的第一个应届毕业生，因此很快就过了关，把我交给公司分管营销的周总面试。周总已经阅过了我的试卷，他对我的创造力表示欣赏，拉拉家常就算通过了。

我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工作就搞定了，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打电话给蔡敏，知道蔡敏也顺利通过了面试，师姐一见到她，喜欢得不行，特意拉她见了董事长，董事长也对她非常满意，直接安排在行里的法律事务部工作，让她毕业答辩完毕尽快来报到。

工作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只要不放弃梦想，心里就永远亮着一盏灯。那天下午我们站在书城旁边深南大道的立交桥上紧紧拥抱。那时候太阳已快落山，深南大道两边人群熙攘，夹道建筑巍峨壮观，立交桥下车行如梭，染着金色的云朵快速滑过天空，381米高的地王大厦似乎正要倒过来。

回到家我才发现手机丢了，我想起站在立交桥上等蔡敏的时候有个贼头鼠脑的人在旁边晃悠，多半是被他顺手牵羊了。鲁明明安慰我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没丢过手机的根本不算深圳人，你这么快就把手机丢了，说明你融入深圳的速度真快。

当天晚上鲁明明介绍了在中国证券报工作的大师兄肖中国给我认识，当时的他还在荷戟独彷徨，两年后此君以一篇网文《十字路口的深圳》引爆深圳人的失落情绪，受到当时深圳市市长的亲切接见。

五一期间我们去了欢乐谷，那叫个人山人海，蔡敏叹着气说，只有排起长龙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龙的传人”。鲁明明悄悄问我要不要到海边玩，海边美女多，个个云蒸霞蔚，虽说女人都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内地的女人扒开泳衣才能见到屁股，而深圳女人要扒开屁股才能见到泳衣。

我问蔡敏的意见，那时候她还很羞涩，不擅长穿着比基尼与狼共舞，况且还有鲁明明与徐大胖子这样的“大鲨鱼”虎视眈眈，于是我们决定去看海，到了深圳的天涯海角——西涌的杨梅坑。一望无际的大海令人心潮澎湃，我大声对蔡敏说，“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们会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蔡敏幸福地双手作喇叭状冲着大海喊：“我一直都记得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呀？”我说：“等明天我中了福彩大奖就买给你，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啊？”蔡敏狡黠地眨眨眼大声说：“等买了房子再说吧。”我有点愤愤然，“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房子啊？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可就定性你不是这种势利女人呐。”

大学新生

我在想星星们闪闪发亮是不是为了要让每个人找到回家的路。他说：“看，我的那颗星星，恰好就在头上却距离如此遥远！”

——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第一次见蔡敏的时候我觉得她简直就是天使。

时间回溯到1996年9月，我拿着武汉大学的通知书来到江城，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新生，大学的第一课是参加大学生军训。军训是以班为单位编队列的，高大伟就站在我旁边，这小子经常同手同脚，我就忍不住发笑，教官王保亮是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的学员，特别痛恨我这种蔑视军纪的行为，经常罚我站军姿，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其他学生休息时也不例外。

武汉的夏天特别炎热，我站在操场的中央，王教官时不时过来照我的腿弯踢一脚，喝声“站直了”，于是我挺胸收腹，汗水涔涔，目视前方，心里直骂高大伟，怀疑他是故意的，哪有人同手同脚可以重复二十次以上？我用眼角斜瞥高大伟，他正讪讪地望着我笑，这加重了我的疑心。

高大伟是河南人，每次军训完毕收队回寝室他都提着一个袋子到处跑，里面装满了盒装的“四环素”、“咳特灵”等中西医药，还有国际上最新研制的

抗癌药物。他们家是批发药品的，新生报到时他爸爸腆着肚子背了一大麻包进寝室，当时我怀疑是硬币凑成的学费。

高大伟把大把的盒装药分给班里的同学，连住在附近的建筑系和哲学系也利益均沾，高大伟呵呵地憨笑着说，吃吧吃吧，没事儿，都是面粉煮中草药熬成的，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吃了舌下生津，主要功能还是止饿。建筑系的欧胖子一次吃下一斤多，据说脑袋上的疤痕都重新长出了头发。

操场上全部是清一色的新生蛋子，穿了绿色的军服，剪着齐整的头发，不停地有方队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口号从我身边踏步经过。我盯着过去的一个个编队，心里默默数数，到最后我都能搞清楚这个操场的人数和大致相貌了，而我所在的这个操场是所谓的二师，接近1500人。

我站在操场中央，把自己想象成检阅军队的国家领导人，目光慈祥，嘴角微笑，有一次还差点向经过的方阵挥手致意，这个莫须有的举动也没有逃过王教官的眼睛，换来的是他近乎凌空的一脚。

若干年后在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机我见到了高大伟，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研究员了，经常在电视上与财经主持人互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人们并不知道高大伟专家当年军训的时候经常同手同脚、家里曾卖假药、专业也不是经济学，他有很多女性崇拜者，甚至不少企业家按照他的说法去投资。

我说我必须感谢高大伟的爸爸妈妈，这让高大伟多少有些意外。我的解释是：正是高大伟的爸妈让他拥有了一个不大发达的小脑，这样他在大学训练“正走步”时才会同手同脚，而这值得讴歌的行为诱发了我的大笑，进而导致王保亮教官对我的惩罚。就在站军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蔡敏并从此开始了痛并快乐的生活。

那是我们三排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仍站在操场中央，蔡敏所在的编队从我身边经过，她瞥了我一眼，微感诧异，很快就跟着队伍喊着口号走了。

我一眼就看到了蔡敏，那是个白白净净的女生，她的眼睛漆黑闪亮如夜空中的星星，即便在准“集中营”的一色绿装方阵里依然跳跃而出，我看着她，像从书里看到了一个跳出书外的标点符号，心里为之一怔。

这几乎成了一个意象，此后多年，我总在梦中看见自己站在操场中央，太阳烤着大地，知了声此起彼伏，一个大眼睛的女孩从面前经过，她望了我一眼，很快走开了。

邂逅

星星是很美的，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

——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我出生于1978年，却已经显现出80后的部分特征，别的小朋友还在读安徒生，我看《红楼梦》，别的小朋友喜欢毛毛熊，我喜欢漂亮阿姨，别人用右手写字，我索性用左手。总之，我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一直认为这不一样的背后是巨大的出人头地的动力。

直到遇到蔡敏以后我才明白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那一切的不一样都是为了她。比如看《红楼梦》是因为蔡敏最喜欢的女人是晴雯，喜欢漂亮阿姨是因为她们有些地方长得像蔡敏，习惯用左手则是因为蔡敏的妈妈是左撇子。我还告诉蔡敏，自己就是尼采笔下的超人，是山上走下来的查拉图斯特拉。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这主要得益于看《水浒》和《三国》。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温涛因为抄我的试卷被监考老师发现，两个人的单科考试成绩都被作废，温涛回家偷了他爸爸的一支过滤嘴香烟，把烟丝弄出来塞进一个鞭炮，然后又把烟丝填进去放在粉笔盒里。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监考老师把玩粉笔盒的时候发现了这支烟就点着吸了，结果可想而知。

在校长的审讯下，我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与温涛无关，因为我爸爸是当地中学的副校长，通过种种关系通融我才没有被开除，但我从此不再听任何老师讲的课，坐在那里默默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课程都是自学成材，而温涛索性成了逃学大王，而若干年后这个逃学大王进了公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深圳当人民警察。

我不听老师讲课的习惯保持到考上大学，因为拒绝在教室里与老师互动，我的英语听力非常糟糕，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英语单科成绩是全校最高分，因为那时候不考听力。但是大学四六级考试必须考听力，且武汉大学平时英语考试听力与对话占很大比例的分。

我第一次考听力时一句话也没听懂，只好把收音机调到其他频道装模作样，电台里有单田芳讲秦琼卖马，有年轻女士在向老专家咨询性知识问题，也有嗲声嗲气的模特推销内衣的广告，我在漂亮的Lisa老师奇怪的目光注视下故作陶醉地听了二十分钟《情满珠江》电视剧，然后开始做题。第一次摸底考试勉强及格，而Lisa老师评讲时说题目比较简单。

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人必须煞有其事地去学一门外国语言，不管用得着用不着，这让我非常愤怒，在我看来这简直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来最可耻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能提高英语听力，我的满分永远只有80分，加上失误率，我并没有通过考试的十足把握，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将来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

钱钟书曾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能，可以遮丑包羞，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而事实上，学位证不仅是亚当和夏娃裆部用来遮羞的树叶，也是找工作的敲门砖。就像不用担心秋天到了油画上亚当和夏娃裆部遮羞的树叶会落下来一样，这学位证也是终身有效的。我想，骂归骂，应该想办法提高一下听力水平了。

是蔡敏帮我英语听力提高上去的。那是在大学加入青骑士剧社期间的事，我和蔡敏的相识便缘于青骑士剧社。那年学校社团招生，蔡敏是青骑士剧社的值班干事，在众多的社团纳新现场，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肖清芳。

社团纳新

使沙漠更加美丽的，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

——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武汉大学社团林立，如果你有哪方面的兴趣和特长，都可以向学校共青团委申请成立一个协会。有人说，在武汉大学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可以砸死三个会长，这话并不夸张。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我的同学陈立刚。

陈立刚因为包皮过长，一直怀疑自己的生理有问题，就每天晚上抱着收音机听“性福之音”节目，居然久病成良医，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还在湖北的高校内形成了一个圈子，陈立刚自封为“性学博导”，开通了寝室热线，专门帮别人义务咨询，甚至很多外校的女学生还羞答答地在星期天找他问一些天真的话题，其中包括一些女博士。

但是陈立刚成立一个“大学生性学咨询协会”的愿望一直没有被学校共青团委通过，团委的李书记认为他“很不严肃”，不予处分就已经很给面子了。陈立刚郁闷之际开始苦读《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从上古到西方的医药典籍，并且让所有人吃惊地考上了本校医学院的研究生。

军训过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到学校音像部买了一些疯狂英语的磁带来听，感觉有些吃力，在学校的湖边走了一圈，学校里很多社团拉着横幅摆了展板在招新，听到有人在喊我，回过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女生，穿着淡黄色的连衣裙，眉目清秀，身材苗条，眼睛洋溢着怯生生的热情，但我不认识她。

“你不记得了？”那女孩有些失望，同时也有点尴尬，“我是95行管的肖清芳，你师姐。去过你们寝室。”我想起来了，那是军训期间，一天晚上我光着膀子端着盆水从水房出来，看见她的侧面，当时宿舍楼走廊里挂着琳琅满目

的各式内衣内裤，她犹豫了一下，皱皱眉一咬牙弯腰低头走了进去。

武汉大学是自由主义的福祉，男生进女生寝室，女生进男生寝室，很多外校学生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是固守的传统惯例。甚至有一次听说男生不能进女生寝室了，我特意跑去问女生宿舍楼的管理员阿姨，该阿姨像听见了史上最不能置信的事，惊诧莫名地反问道：“为什么？”

再说我回到寝室，发现了肖清芳，侯江南介绍说这是师姐，在学校文学社当副社长，问有没有想参加文学社的。我白天被罚站军姿，晚上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吹响的紧急集结号，没有兴趣也没有心情参加，于是像母牛一样嗨了一声算是打招呼，而后就忙自己的了。肖清芳走后，侯江南吞着口水说，我们行管的师姐还有这么漂亮的呐……

肖清芳见我终于想起来了，失望之余又有些欣喜，就像看一场球赛，虽然最终没进一个球，但哨声吹响那一刻好歹见到一记还算精妙的射门。简单敷衍了几句，我走开了，感到肖清芳在背后盯着我看。

山顶的英语角里青骑士剧社在招新，我走过去看展板，上面有很多由外国语学院各个系的学生担纲主演的剧照，在湖北省的各大剧院还有定期演出。我想起英语听力忍不住叹了口气，扭头看招新处，一个女孩子坐在桌子前正在指导新加盟会员填资料，有点似曾相识。

仔细看了一下，“是你？”我有些惊喜的快乐——又发现了那个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鹅蛋脸，马尾巴辫子，眼睛清澈得像山涧溪流。

“你是？”那女孩疑惑道。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并没有说自己是如何认识她的。又过了一会儿，那女孩突然有些矜持地吃吃地笑，她说，“我看到过你很多次。”我有些惶恐，心想，她终究是想起来了。“我旁边那个老是同手同脚，我……”我有点悻悻然，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叫蔡敏，是经济法的，青骑士剧社的新晋干事，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的社团？”那女孩不再提军训的事了，我心存感激，连忙说：“有兴趣太有趣了，你能留个电话么？”就这样，我认识了蔡敏。

……